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政典

第一百五十卷目錄

兵略部集考四十八

唐六書考第三

招兵

戎政典第一百五十卷

兵略部集考四十八

唐六

集考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詔朱滔討李惟岳又詔李震馬

樊等討田悅

唐六

集考

東節度使

唐六

集考

東節度使

唐六

集考

東節度使

唐六

集考

將計非以兵見節身朝京師立祐知其謀走告悅

悅便急及身還曰敵局尋兵本爲君家爭銷豈爲叛

逆耶見戒於馬變高風激士大夫棄城拒守以爲

後國今君仰節真誠間欲歸悅之罪以自消蕩何負

而然不則違祐還軍無主王師禽若能誅莫以徇請

事公如初惟岳僅不能決舉華兒曰大夫與義未

久難避彼多苦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福帶山

河所謂東陰固之國俱相持維足以抗天下夫背

義不祥輕處生禍且孟懿聽將王武俊數前日逐

酒直免今合兩將被戮必矣惟岳聞之謂岳見深

闊未解其祐乃折翼以謝悅明日復發又大敗而

敗力乎常軍與胡獻誠曰自知當日犯胡盡困乃付子將衛突擊兵

五年十月王武俊八百攻日知武俊才雄素爲惟岳

忌及隨行謂常寧曰大夫信曉吾略不問要是行勝

與否吾不復入伍矣將以身託定州報公安能持頸

就刃乎常軍與胡獻誠曰吾知當日犯胡盡困乃付子將衛突擊兵

首以其官軍之觀大夫勢弱爲滔賊若倘還府所

實有功無咎矣若撻矣公必廢也武俊然之惟岳候要

夫忠所請許惟岳始使軍委奏與將史讓不可

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愛俊士也初謫不納于是

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

惟岳徵教吏士屢殺惟岳有旨惟岳與滔戰來虎大

齊遠而交殺不如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惟岳聞

悉遣將將軍樊子惟岳急使軍委奏與將史讓不可

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愛俊士也初謫不納于是

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

惟岳徵教吏士屢殺惟岳有旨惟岳與滔戰來虎大

戰於洛陽之八月劉南西川節度使張延寶東川

節度使王叔良南道節度使賈耽東都節度使

李昌豐少師討梁崇義以希烈爲諸軍領子

卒爲復寇壯士百人聚以乘勢岳軍駁擊亂

因大敗火其營去於是澤州日急憲亦擊城矣惟岳

惟名貳遺使詔東都縱令其弟簡見帝研大

將十一月丁丑馬燧遣田悅數於鄆國敗之十一月

丁酉馬燧爲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丙寅朱滔成德軍節度使張孝忠及李惟岳戰於宋鹿城之閩月乙未李惟岳將康日知以越州守中辰惟岳伏謀其將楊崇國以深州降田悅以洛州降二月戊子李惟岳將軍改以定州降甲戌授史氏爲李惟岳追

殺將李再春以滑州降田悅以洛州降二月戊子李惟岳將軍改以定州降甲戌授史氏爲李惟岳追殺者四月中皮詔義軍節度副使康元卿爲魏博濱州招討使五月辛卯朔方軍節度使李惟岳博浪相招討使五月辛卯朔方軍節度使李惟岳博浪六月辛巳至懷光馬燧李光弼及朱滔王武俊

田惟毅於連蕪山敗績與元年二月癸酉魏博兵使田惟毅殺其師度使田悅自稱留後

據李惟岳

傳惟岳少爲行軍司馬爲節度使史實臣死軍中推爲

留後娶父妻文帝不許憲皇帝遣使詔許之

之用田悅爲請不許遂與李惟岳爭

謀私凡王他奴等謀反計府屬鄭良道曰公位

將相固其厚而大造命謀叛中愚惑惑義難且

國不可遽結謀之逼強所厚請許之使更圖之

朱滔討之謀博請度使田悅及神策都虞侯李震河

東節度使馬燧昭義軍節度使李惟岳真陽節度副

使李光弼之二月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樊崇義反

五月癸巳淮寧節度使李惟岳爲漢南兩北兵馬

招討使以討樊崇義七月癸未朱馬燧李惟岳及田悅

將計非以兵屢節身朝京師王祐知其謀走告悅悅知悉還及朱滔曰敵昌舉兵本爲君家禽豈當爲叛逆耶雖見戒或爲於樊高風激下大乘城拒守以爲後國今君節眞識間欲歸悅之罪以自消滅何負

而然不則違節還軍無主師禽若能誅以徇請事公如初惟岳僅不能決羣華見曰大夫義義不

久無難被圍彼多苦積朱可下齊勤力虜帶山

河所謂東秦陰固之國此相持難足以抗天下大背

義不許輕處生禍旦孟祐聽將王武俊署禦前日逐

酒直僅免今合兩將被酒必矣惟羣華之惟岳見深

闇未解與祐遠乃斬異以謝悅明日復戰人敗而

戰力乎常軍與胡李獻誠曰君不聞諸葛子斯人大

唐日知書趙州聽令惟岳急困乃位才將衛常軍

五十甲使王武俊騎八百攻日知武俊才雄素爲惟岳

忌及隨詔謂常寧曰大夫信讞吾罔不問要是行辟

與否吾不復人臣矣將以身赴定州報公安能持類

就力乎常軍與胡李獻誠曰君不聞諸葛子斯人大

首甘有如之觀大夫義誠爲消滅尚倘文過

實耳聞有如之觀大夫義誠爲消滅尚倘文過

實耳聞有如之觀大夫義誠爲消滅尚倘文過

實耳聞有如之觀大夫義誠爲消滅尚倘文過

實耳聞有如之觀大夫義誠爲消滅尚倘文過

實耳聞有如之觀大夫義誠爲消滅尚倘文過

實耳聞有如之觀大夫義誠爲消滅尚倘文過

實耳聞有如之觀大夫義誠爲消滅尚倘文過

實耳聞有如之觀大夫義誠爲消滅尚倘文過

實耳聞有如之觀大夫義誠爲消滅尚倘文過

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家客武俊曰敵辱甚何足其安危哉吾城固土石堅引兵未可不且賊所持者出悅耳悅兵血戰那堪可汗不能殘牛馬况吾城之克乎又若爲豪傑不曰使者奢詔驗中否中不奈何負大子從小兒無榮益武俊悔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建宗美其謀擢爲深謀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按張孝忠傳孝忠本奚種世爲乙亥活會長父滿開元中提無綱教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與趙閭共推張阿勞王沒祐十二年卒名沒祐丁丁武俊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友實未以善財供奉使內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涼原府折衝祿山史慮明陷河洛常爲敗將鋒銳勇敢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嘗私署加金吾衛將軍陽平侯名莫賀臣以其次授達遂爲烟州刺史。唐天祐四年威惠流聞田承嗣濱冀州黃匡臣委以統制除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濱冀州黃匡臣四子使出上谷屯兵丘巨朱勸見其軍整嚴數曰阿勞在燕冀本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與朱彞羣備參孝忠爲易州刺史分榜騎士丁當幽州翟太子賓客封裕陽郡王寶臣號稱精義大將李載誠等而召拜忠孝忠不復復使其弟李載昭之曰汝復命日者將有狀遺我使使授我禮不敢往亦不敢發誓公不觀天子也孝節泣曰即歸且慘死孝忠曰苟存則升命苟當無患也果不致疾然寶臣素忠信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于淮苦擅立祐朱彥平幽州兵計之活忠孝善慕德神君爲己患使判官蔡珪忠言曰惟岳孺子矣兵拒吉奉詔伐彼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取禍也今取義河東軍已拔田將

悅而淮西十裏蕩蕩崇義尸出干子新漢江上者五千人以南軍前日北首趣燒滅亡可見公誠去逆賊願先發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還將程華報道連和遠易州錄事參軍義大朝德宗嘉之擢考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徵軍節度使令真滔并斤孝忠于弟在岱州者兄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嫁於益堅敗淮苗於東鹿宿試乘勝襲衡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泊疑之孝忠將在淮口尚書推赤心於朱司徒謂至突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本末被賊賊已破矣而衡州多宿將迫之則死圍殺之則生固而目酒旨大而激後可以應始難與守成故皆暫擊此以待勝之滅耳潤亦止始求底餘王武俊斬新淮惟曰舉也而定計屯楊政義以州降孝忠志遂有易定將三分成德地請定州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淮等州觀察使挂田悅悅收永平從子養母既更平盧成今隨張衡舊例請商同承得報訪後之年三拜伏

有感承嗣異之以號令裁成皆承嗣意合及長標得善關話中缺思但詎許外務行義財重蘇以而召拜忠孝忠不復復使其弟李載昭之曰汝復命日者將有狀遺我使使授我禮不敢往亦不敢發誓公不觀天子也孝節泣曰即歸且慘死孝忠曰苟存則升命苟當無患也果不致疾然寶臣素忠信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于淮苦擅立祐朱彥平幽州兵計之活忠孝善慕德神君爲己患使判官蔡珪忠言曰惟岳孺子矣兵拒吉奉詔伐彼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取禍也今取義河東軍已拔田將

今罷去何所待而生衆人笑悅乃悉出家資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淮帥公惟希祐言帝日東封秦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巳權半兵萬人逼曹州乃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晏共率等官兵連和以王佑歸歸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蓋希祐李長春符彊康煥爲爪牙建中二年鄭州李惟岳淮青李納等築節度不許稅爲諸子答遂謀同叛會於鄧令狐矩等未決詳圖悅乃許其軍曰有宿闌軍之老疾病弱者由是畢軍器悉燒與納分兵佐悅歸幽州未消音耗奏詔討惟岳悅乃遣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遣康煥以兵千人攻邢州楊朝光以兵五不壁盧瓈堅駕御衛追悅自將火數萬燭之使朝光攻陝洛將張伾休固守食盡輒不足乃怖愛女下女郎曰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食實士威請諸死大破之惟岳有招河東馬延河陽李光裕裴義軍數任三箭度次失利一山間人進白衣以紙爲風箇高百餘丈過聲臂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燭滅之得善言三日十解臨洛口爲投合烽乃自委關隘而東破盧瓈戰南禽賊大將麾盡子昌而發新光復連復淮水於是晉州爲貝州刺史方嗣時舊號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帝因詔悅曰中軍馬使府左司馬揚留後後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悅始合兵三萬降宣州不許引神策將李景文次收悅忙取西歸附襄州北平西州惟公所命令攻洛洛捷焉卒老不見其可憐所屬歸正希祐等皆善短之故悅不聽其言送等距淮軍三千里營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降宣州不許引神策將李景文次收悅忙取

夏侯云漢之曰而所居鄉中久仰繼唐義父母妻子妻子

夏侯云漢之曰而所居鄉中久仰繼唐義父母妻子妻子

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合勢以取大業孤得西敗

陳與秦兵會大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未無南顧之憂
脣齒之國幸速可之是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

心不欲行重遠詔。酒陽解辭有倫報。昭如約治大政。
復使舍大李。理申固所言。悅猶謀許士。則諭曰。莫王之
勇決權略也。之雄也。殺懷仙。屠希彩。謀兄使。即知
師而奪之。懼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果可。量移
一大王。之見不。此固不。加裏山。各彰也。金。合。

已削弱匹夫義，且見禽得喪，博北勝南，不
棄惡而與此合，其理然也。大王不如偶許出迎，使
縣具牛酒以謝之，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然然之
尤是。武復陰約伐皆，使相望及敵，要使悅而使田，使
秀聽說，悅曰：聞大王欲伐淮濱河濱，爲濟濟角非也。方

馬兵多勢張，制於晉王。十一个日天王獲官敗事，乃王臣僉舍入而北面。詔此郡縣王問事不出武。復招義軍出爲十日之役。因送至道其謀面商。甘粛報賊滔喜自河間急歸。而南歸。州太守蘇文。王約。約從之。王令舉事。館陶與王會。乃濟河。憲良人。始約從之。王約。約從之。王令舉事。特悅。曰魏比國強。供擬周備。以悅。日拊節備。恐人。公。子。

且擣間一日生城色朝出夕要且何解不然悅不敗
背約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十助王因使其屬裝坑或
南史報殺急罵曰逆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大
取尊我爲大子我與同爲士教我速來而不不出是
不擊尚何誅乃囚俟使馬夏取數縣已而釋抗兵
之僕兵不敢出遂圖貝州取武城通德鎮俱單車

盡囚諸縣官吏唯淮陽不十日圍之實拔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於是李真武復遣出兵攻魏會有詔拜他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滑陽郡王而裕事中尹集父特師宣房始世祖四年征集父至莫不欣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既集父至莫不欣然悅其集父設飲問膳皆散衛至夜分從弟裕與族人私語曰屢射妄起兵發赤吾族以令吊厚太不而至兄弟或諫止之猶怒殺諭者乃與左右歸入悅方醉酣諸將刀坐堂第一謀止諸將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斬殺三十四比明以悅名召許士卿裕計事至期斬之慮忠者悅命皆督將請重賜門禁呼曰忠信利僕躬與辱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按馬延壽感進河東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田悅新有聲博取未附御輪款朝廷疑言悅必反然而悅果圖邢州身攻潞洛榮重城内外援邢將李洪歸潞將張伾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彊平禪兵馬使李晟合軍殺之燉出精口木盡燒殺燉惟好悅已大喜既次鄆州悅使王庭哲斬破其支將射發燉將成燉之悅聞使大將楊光以兵萬人據燉圖榮東西一橋以禦燉燉率營二營聞是夜東壁通燉食狗山取燉置燉熟燉計曰朝光堅燉且萬人雖能攻未可以數日且殺多衆則吾已我臨治燉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五州兵五平助朝光選大將李自良等以步兵突厥圖戒令令悅得過者斬燉乃推大車焚光標自最及晡急擊大破之斬燉光擒其將燉子自獲首五十執八百八十居

五日拔軍降悅悉軍戰燉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近大苦決死慘大敗斬首萬級燉擊一慘轅數三十萬斛而燉亦無以功惡尚右僕射初燉數萬斛則以家資實至是燉私財燉廢不憚宗廟之誣出皮支錢五千萬償其財燉竟魏帝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八救悅悅軍散去二萬聖祖水禍燉算其左肱燉軍其右僕射燉在鄧諸營兵詔河陽李允以兵會大於撫悅遣軍士先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臺拒軍路燉於下流以鐵錐雜數百把河載士乘過水而度悅知燉食乏深懼不戰罷令士暮十日期奪計事至期斬之慮忠者悅命皆督將請重賜門禁呼曰忠信利僕躬與辱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按馬延壽感進河東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田悅新有聲博取未附御輪款朝廷疑言悅必反然而悅果圖邢州身攻潞洛榮重城内外援邢將李洪歸潞將張伾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彊平禪兵馬使李晟合軍殺之燉出精口木盡燒殺燉惟好悅已大喜既次鄆州悅使王庭哲斬破其支將射發燉將成燉之悅聞使大將楊光以兵萬人據燉圖榮東西一橋以禦燉燉率營二營聞是夜東壁通燉食狗山取燉置燉熟燉計曰朝光堅燉且萬人雖能攻未可以數日且殺多衆則吾已我臨治燉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五州兵五平助朝光選大將李自良等以步兵突厥圖戒令令悅得過者斬燉乃推大車焚光標自最及晡急擊大破之斬燉光擒其將燉子自獲首五十執八百八十居

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大者怨望乃連同中書門王平章事北平都王魏州大都督史滔武俊斷其五萬傳魯魯使還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延鄆光勇於闕未休士即滔等數不判悅決水灌軍燉兵亦退保鄧縣滔等灑河為壘會涇師亂帝辛奉大聲還軍太原初李光賓欲殺懷州刺史楊鉢就奔燉委其非罪乃免招與怒及共解邢圍獲軍糧燉自有之以發給砲員炮真急追之捷軍進薄輒以笑罵石燉營李光賓之砲真勦兵不出燉將攻取燉於抱真營會石燉追擊前軍平其功抱真不聽燉當面斥由是遠帝數遣使解說平略燉抱真分麾不一于八部燉怒謂燉曰以兵還宇其地我能折戰死耶斯引燉李真力之乃復與抱真善反田歸降燉請以洛州禁其兵而用昭義副使盧元卿為刺史燉發虢州招討副使李晟前獨隸抱真與燉兵方清業錄於燉以示協一然燉者合燉私忿交惡故卒不成大功。授燉抱真偏建中田復反形而反圍洛招降與燉合歸燉之敵於鄆州燉將攻燉將楊光射又破之歸燉急逼洛郡於之圍以火燒焚兵部尚書復與燉戰燉敗走之進圍魏州燉城不入敗走燉尚書石燉射燉未滔王武俊反燉抱真追燉燉食卒存斧大開關諸將皆哭各引咎不還由於時李希烈陷汴州納汝鄆李懷光相大破河中砲真彌以數州截然橫據渾坂中離燉皆降悅使府議李希烈還肅殘燉等亦降燉沮其姦爲燉送所懷。授燉崇義傅學義京北長安

沉默寡言。每自玉陽朝京，屏分諸君及昌黎南陽與
永後者，遺其衣冠南歸，勤求遺物，與李昌黎南陽
相處，爲大業門某家所可，遂遺其家，發昭及南陽。
奇偶奉心伏內，因封節度使，與七州兵，一萬員田
丞嗣李正己，新高麗臣相，根牙聚結，然保門
地，極兵少，法全，最治，析臂遇士，自日振義，深固人謀。
教義親厚，數誤大朝，答曰：「水公有大功，畏聞謠謡，遠
遷，名至伏代，不立不待駕，而胡即見族。」蓋矣。古
何欲見上乎？建中九年，李希烈誣之，坐之，憲德監獄。二
軍旅男手，朝上蒙冤，德宗欲示以信，流昌黎方詔
金部目外郎李舟，諭旨初創，文喜之，贈舟奉人，送
州俄而憤下，斬又宣，閩四月，傳利，命覆車駕，將反。
側者皆逃之，乃至門。天朝勦出，其宗族不宥。明年，遣
使慰諸道母弟如坐，然後不自內歸，易他使吏，更
命給事中杜審言、劉晏、王播等多是稱
柔，不疑不干涉，乃加平章事等子，及子
柔封賜，兼參議，將削髮爲鄧州刺史，御史張
若手詔召，宋崇義連，特許滿乃受命。奉詔不
敢發，宿崇義自言坐長對著被哭，遂拒詔帝令李希
烈率諸道兵進，討義先攻江陵，破之，斬首數千，降
而還。殺希烈，逼唐兵一千餘人，欲殺就引兵遁漢水
上，崇義使徒望杜少陵戰，量水折矢，至浪口，大敗
之。將降，希烈怒之，使節度兵徇其屬，因射安堵，害
義，閉壁守者，新闢出不可上，乃與妻赴丹死。傳百
建中三年四月，朱滔反，命李懷光、馬燧等討之，天月
李希烈反，命制置之。

按唐書德宗本紀，建中二年四月，朱滔反，詔徵鎮、二
州。六月，辛巳，李懷光、馬燧、李洧、李愬、朱滔、王武
俊、田悅戰於連雲山，敗之。十月，李希烈反。四年正月
庚寅，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不，戊辰，東都汝行
營，南使哥舒翰擊之。二月，不即克。汝州三十
辛卯，李希烈寇鄆州，刺史李季衡敗之。十四日，南歸度
他張伯儀及李希烈戰於安陽，敗之。四月，庚申，李勉
巡叅召至伏代，不立不待駕，而胡即見族。蓋矣。古
何欲見上乎？平建中九年，李希烈誣之，坐之，憲德監獄。二
軍旅男手，朝上蒙冤，德宗欲示以信，流昌黎方詔
金部目外郎李舟，諭旨初創，文喜之，贈舟奉人，送
州俄而憤下，斬又宣，閩四月，傳利，命覆車駕，將反。
側者皆逃之，乃至門。天朝勦出，其宗族不宥。明年，遣
使慰諸道母弟如坐，然後不自內歸，易他使吏，更
命給事中杜審言、劉晏、王播等多是稱
柔，不疑不干涉，乃加平章事等子，及子
柔封賜，兼參議，將削髮爲鄧州刺史，御史張
若手詔召，宋崇義連，特許滿乃受命。奉詔不
敢發，宿崇義自言坐長對著被哭，遂拒詔帝令李希
烈率諸道兵進，討義先攻江陵，破之，斬首數千，降
而還。殺希烈，逼唐兵一千餘人，欲殺就引兵遁漢水
上，崇義使徒望杜少陵戰，量水折矢，至浪口，大敗
之。將降，希烈怒之，使節度兵徇其屬，因射安堵，害
義，閉壁守者，新闢出不可上，乃與妻赴丹死。傳百
建中三年四月，朱滔反，命李懷光、馬燧等討之，天月
李希烈反，命制置之。

使詔旨還，猶矜其深相不平，又憲德定七州所賦供
軍復年，不意悉財財，馬燧留利，收懷開潤與王武俊
同叛，姑子劉蕡爲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
制太尉位，卒相思過，愚免今昌下，有本尉都司徒里
不朽業，也能以忠篤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舉戰不
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有司徒關之勿貽悔過，不
從速兵敗悅又，抑張孝忠也。」靈使平定，而帝消澈
其私曰：「上雖盡顯贊，不堅取朝廷，乃見奪奉實下報
君等，疾避破馬燧軍，可取資糧，可取軍中不應。」二
子打紅綢及李希烈戰，死於南者，殺據不捨，痛心懼余，何復
恐震襄城。乙卯，希烈將曹李昌黎降州降，九月丙戌，
神策軍行營兵馬使劉憲信及李希烈戰於襄陽，敗
績。十月癸丑，李希烈陷襄城，武平兵騎使高真死。
之壬子，月庚午，李希烈陷鄖州。二州，按宋傳裕
性愛多嬪，希彩影同，同宿同游，之亂子，數子親兵
及羽林將軍，共三千，爲天子西裏襄
諸軍侵安史後，使天子東避外臣，顧敵威，肆不赴至，
首故欵帝之。召見殿中，帝問曰：「卿何耽此？」多
酒目，說御之，未嘗辭辭。丁未，召見殿中，十八便
謁天子，流臣五年，未識朝廷，追不及帝，愈喜特
詔勤兵，貢主城而出，屯州，置酒閣，達門，及還
乃謂衆，「我豈天子？」後朱有禱者，尤可至門
得天子，無以見觀，有功手爲馬燧捕
去，去引而南，非白爲也。軍中海潮復，雖然司徒南
行，達門，謂其如還，遣回大深州，詔其子，「百人表
將，將雄，好士，曰：『始下，約取成都，所得州縣，有
功者，收深州者，無也。』本錢常苦無經，織青州，自
詔發至今，賦得又天子以見觀，有功手爲馬燧捕
去，去引而南，非白爲也。軍中海潮復，雖然司徒南
行，達門，謂其如還，遣回大深州，詔其子，「百人表
將，將雄，好士，曰：『始下，約取成都，所得州縣，有
功者，收深州者，無也。』本錢常苦無經，織青州，自
之酒屬鄭，送日，景仙有旨，已酒，被殺。」軍則
與上師也，魏，魯大不費，令德，猶尊也，而臣之酒則
俊門，露，出之，勝王，王太力也，於是送武，投官屬其議
古者，列國，通衛，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太夫在窮

後枕方隅武侯殺激之屯連營山帝詔李衡光督軍擊討擊敗軍士咸就死也乃奪兵人目白晉二子餘悉免役萬敵等以一千騎襲突厥前軍遂襲上黨相拒殺死伊闐河爲下流流急走突厥武侯復收河注王莽渠斷絕南越殘乞窮與濟州烟家乃發使燒濟治曰老夫不自量力諸君遇主大失其事戰死主無顏面固因公國公之恩爲言天以何北地任公酒亦陰忌武侯雖不制卽謂武侯「子節既成馬公早抑如此不宜追人以」陰谷曰幾輩皆聞名遠近三十萬戰而敗賊盡獲家下不知面目足大那彼狃不直上里必反我但一消固時之變至謀縣聲警自固師復敗沮道者所謀取始擒矣武侯使張良等擅遣子武侯發見曰吾知其首以顯於府是武俊與公裕也遣子于武侯發見曰吾知其首爲在左士良司刺史所可文上請司武並爲尚書子則司侍郎朱安端給事中于令內史唐人張子清憲大夫衛常事內史監至禹視尚書右僕射餘以大尉引中四年抱疽使客賈林召降武侯既見曰吾不勝將軍非降也武復色動林曰天下知大老矣登壇建國功于朝頤左右有某表勳色曰朕前無及矣朋友失意

故關上不失君臣之義也。以爲子孫詛武後曰：「櫟頭人也。」只比蘇軾對對聯勝過不就曲中我太子芳華那愚
樂與諸事爭強橫還不就曲中我太子芳華那愚
憲嗣之我首百個聰明有不從者承解之河北大王五
十四可定會帝出本大袍直將還審諭說武復道
源嬖之林。日天退軍而頭重後伐節人心固一不且
圖也使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國難受其災
滄海北不取之武俊復而北林敗也。豈曰公
異邦嘉美不思也。無魏國滅而王不憚則項公
之援刑則已弑升吞且濟北惟有趙魏。然不消乃稱
賈虎心誠公費矣矣使還能制山東大太守臣事之
否則反攻能臣治自武復拔城。廿二百年大王不
能事安能臣立終王那乃定計迎好抱夷而約馬遂置
按：忠厚傳宋與上武復也。蓋崇建說之答曰
吾張爲唐臣而忠厚傳其心性善惡不可信。唐開往古
都言酒色財以金骨不貿易走介一無繼乃復落
聖修厥械威震關海五乘城固守。濟兵攻之。帝責李
廣賈又場火率師捕忠。忠解斧去逐令其軍不出。因與
成婚。天子出本大孝忠退。楊榮陰以發卒。大有
作威城下。辭收京師。與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忠急令長治急不暇。督治不暇。督治中官劉知府
故日華誣人。軍馬局。考。小字。制治。改德部。州九
忠。急令長治急不暇。督治不暇。督治中官劉知府
岳廟廊宇。皆。年。奉。各。日。草。壁。鑿。一。固。烈。這。遠。怕

既治裝悉备以行軍中怒曰馬眷士伍死刺史坐轎
轎髮翻吾急令割地以止吾等制事遂共殺周烈唐
其家日華驚匿狀上者士迎出之曰某者軍者已先
何畏而亡其逼徽州孝忠亦以自取寬厚遂假以刺
史朱滔拔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道陷十相繼酒及下
武俊等招日華下殺即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事
李字謀曰城大難守下爲授人州士縣瀕海有頃
蕭利自於此城本發蠻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曰
爲一州練甲訓兵利則由無利則可尤深懼蕭君
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爲大下言之日華謂然乃遣子
西帝果大喜升御史中丞渝州刺史復署廣海軍節
以爲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度支
兼武錢下二萬緡資萬斛以手書薦官書式佐欲得
淮道人說日華歸自日華始行敵兵入屯汝州朱泚將
衆落王師還敗取汝州殺李元子長西自東都大
慶士皆逃河陽燒連守都帥郭敬西逃城拔下
進士鄭處士司馬太子少師鄭貴都命職已行又遣
大將士將軍軍出舒縣拒之沙州南歸希烈見朱泚軍不
敢在右陪朝政印是沙州南歸希烈見朱泚軍不
能取汝州燒連守都帥郭敬西逃城拔下
露於白巖一將走初者殺白澤陽逼副將鄭州
戰又得汝州武關經常使杜雲卿觀察使就明敬治
才津道置賈通南方貢希烈遣諸將名號爲劉
敬宗陳留翟崇源等歸州縣官軍數百騎率取汝州
淮西困署備禦涼光祿卿軍中毅將軍
韋綱不克見我怒逐我殺齊魯希烈遷洛州
度制大使懷希烈奉後事又降滑州節度使李勉
兼領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去節制使各其軍
曰淮寧軍以觀之梁崇義之反劉蕡遣討名遺希
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滑州都領平
崇義功多擢兵部員外郎度使李承至不
克留大掠而去以功檢拾尚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史朱滔拔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道陷十相繼酒及下
武俊等招日華下殺即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事
李字謀曰城大難守下爲授人州士縣瀕海有頃
蕭利自於此城本發蠻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曰
爲一州練甲訓兵利則由無利則可尤深懼蕭君
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爲大下言之日華謂然乃遣子
西帝果大喜升御史中丞渝州刺史復署廣海軍節
以爲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度支
兼武錢下二萬緡資萬斛以手書薦官書式佐欲得
淮道人說日華歸自日華始行敵兵入屯汝州朱泚將
衆落王師還敗取汝州殺李元子長西自東都大
慶士皆逃河陽燒連守都帥郭敬西逃城拔下
進士鄭處士司馬太子少師鄭貴都命職已行又遣
大將士將軍軍出舒縣拒之沙州南歸希烈見朱泚軍不
敢在右陪朝政印是沙州南歸希烈遣諸將名號爲劉
敬宗陳留翟崇源等歸州縣官軍數百騎率取汝州
淮西困署備禦涼光祿卿軍中毅將軍
韋綱不克見我怒逐我殺齊魯希烈遷洛州
度制大使懷希烈奉後事又降滑州節度使李勉
兼領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去節制使各其軍
曰淮寧軍以觀之梁崇義之反劉蕡遣討名遺希
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滑州都領平
崇義功多擢兵部員外郎度使李承至不
克留大掠而去以功檢拾尚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軍李納叛以恰汗尚空乘酒音節度使討之希烈

殺捕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李吉豹約納爲唇齒陰謀

取汴州西虢寧侯假借過度所宜守諸陳留治榮除

道以須希烈計得因幾屬聽載嚴以子納還游其

導希烈絕半條路魁治焚火車南燒希烈道往者

約河北宋滔悅等進和因焰熾然俄而酒等自相

上追者來奉慶希烈亦發建興王上都元帥

賊計連環下下建十四年正月召諸節度以兵拒

尚攻討唐漢臣尚乘皆以兵入屯汝州朱泚將

衆落王師還敗取汝州殺李元子長西自東都大

慶士皆逃河陽燒連守都帥郭敬西逃城拔下

進士鄭處士司馬太子少師鄭貴都命職已行又遣

大將士將軍軍出舒縣拒之沙州南歸希烈遣軍不

敢在右陪朝政印是沙州南歸希烈遣諸將名號爲劉

敬宗陳留翟崇源等歸州縣官軍數百騎率取汝州

淮西困署備禦涼光祿卿軍中毅將軍

韋綱不克見我怒逐我殺齊魯希烈遷洛州

度制大使懷希烈奉後事又降滑州節度使李勉

兼領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去節制使各其軍

曰淮寧軍以觀之梁崇義之反劉蕡遣討名遺希

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滑州都領平

崇義功多擢兵部員外郎度使李承至不

克留大掠而去以功檢拾尚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改襄城永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驅走洛陽會母喪棄爲策都統改節度使。按曹王早傳早觀察湖南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受命不拘家至豫章大令將史曰有功士卒與懷器謀不發者皆自言得授伊領李伯清劉晏委使他大將軍王筠爲中軍以馬尋許孟容爲幕府治戰擊兵一萬四千五百委愬等教之百將五百人數以奉兵國力法鄭其賞罰施張如一乃約以五日人擊愬卒李九白莫能當其鋒卽盡以教之初愬者從希烈到襄州至是希烈憤爲軍用卽反間德示信之將誅殺單曉徵之使自效會突厥滅江、唐、韋、漢立功所乘馬及器物則使將先鋒斬數百級乃免賊相牽山不得攻舉頭可西取弱兵猶循衢江入龍溪縣守備保橋恐單行江北與奚直道去營山三百里卒遣步士悉發舟輶流下攻營山拔之一日斬敵至全大敗乃取新州降其將李良平黃州兵盡殺會計下爲元帥討前軍兵馬使依天子督率大軍徵使包佶爲鄧、少游所署以通鑑浙江次新昌日希烈使杜少威將步騎三萬將絕道單遣伊懷五十騎於永安走之以功進士部尚書建中四年十月姚令合言北京帥朱泚反詔李懷光等計之

按唐書卷宗本紀建中四年十月源羅節度使既死言及希烈及朱泚數於沒谷政績癸卯劉蕡信及此戰於恩子陵敗之甲子行在都處候大將軍高重傑瓦之十一月癸巳李懷光及朱泚戰於鴻店敗之懷光爲中書令卿右羽林軍辛酉戰河首將韓志行營兵馬副元帥走二月朱泚陷華州興元年二月丁卯如梁州三十日亥李晟爲京兆渭北節度丹延節度召高祖神策打營其馬使尚可孤爲神策京畿渭南諸州同度招討使王辰大梁州己亥詔城爲朔方都督摶武永奉奉大行營兵馬副元帥四月甲辰李晟爲京畿渭北節度招討使將先鋒斬數百級乃免賊相牽山不得攻舉頭可西取弱兵猶循衢江入龍溪縣守備保橋恐單行江北與奚直道去營山三百里卒遣步士悉發舟輶流下攻營山拔之一日斬敵至全大敗乃取新州降其將李良平黃州兵盡殺會計下爲元帥討前軍兵馬使依天子督率大軍徵使包佶爲鄧、少游所署以通鑑浙江次新昌日希烈使杜少威將步騎三萬將絕道單遣伊懷五十騎於永安走之以功進士部尚書建中四年十月姚令合言北京帥朱泚反詔李懷光等計之

按唐書卷宗本紀建中四年十月源羅節度使既死言及希烈及朱泚數於沒谷政癸卯劉蕡信及此戰於恩子陵敗之甲子行在都處候大將軍高重傑瓦之十一月癸巳李懷光及朱泚戰於鴻店敗之懷光爲中書令卿右羽林軍辛酉戰河首將韓志行營兵馬副元帥走二月朱泚陷華州興元年二月丁卯如梁州三十日亥李晟爲京兆渭北節度丹延節度召高祖神策打營其馬使尚可孤爲神策京畿渭南諸州同度招討使王辰大梁州己亥詔城爲朔方都督摶武永奉奉大行營兵馬副元帥四月甲辰李晟爲京畿渭北節度招討使將先鋒斬數百級乃免賊相牽山不得攻舉頭可西取弱兵猶循衢江入龍溪縣守備保橋恐單行江北與奚直道去營山三百里卒遣步士悉發舟輶流下攻營山拔之一日斬敵至全大敗乃取新州降其將李良平黃州兵盡殺會計下爲元帥討前軍兵馬使依天子督率大軍徵使包佶爲鄧、少游所署以通鑑浙江次新昌日希烈使杜少威將步騎三萬將絕道單遣伊懷五十騎於永安走之以功進士部尚書建中四年十月姚令合言北京帥朱泚反詔李懷光等計之

既行屬戎或割遼遺亡與吾尸猶生左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人子廟自視朝此以偶日至見內閣多乘輿馬二駕馬十全綠其厚不校各有腰室費隆蓋真之采沿綱後繩稍靡落漫不再此自知失權爲酒所醉于得志方謂留京師帝因授招節度府後乃分防僕兵使各右挽河陽永平卒鉞子儀主之決勝揚威兵李抱朴上之淮西亂州兵馬廳之沐未濟青兵此之進同軍費則下半章爭出鬼天陽禁不兵臣爲從遷檢校司空侯不抱朴爲龍右節度副使仍和河西澤潞名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遂德宗改銀觀勳惠封丘三百建中初以李懷光代秀寧寺守備軍節度陝西節度使王建中以李建中爲節度使遷太子左閫懷光恭弟建中又督建中崔寧領兵繼進達于左閫懷光恭弟建中又督建中却舉以亂請留及秀實及承嗣並詔授撫按光文尚合兵二萬歲級使建中到海賈大陳事海資請假文嘉善臣嘗斷其首希日除職思然役彼不可判則還詔諸道懷光改之帝爲載王官翰監給事又嘗給事中于發以對著叶齡與懷光連過之別將韓文嘉因被戍若來誤大必變誰肯爲互敬身者妙步戰皮使頗盡極才大勝七十者葛爲下所發殺不啻屬淮力外也而主兵牙兵七百騎乃潰數十人大呼軍門曰渤海牛某可衆皆怖因共逼追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有詔檢核左散騎常侍柳公彌

龍節度留後俄還節度使封懷寧郎王筠封王一自此去海道將兵五西防秋保任就王政委焉至二度都虞侯何明禮乙卯殺尚書右僕射崔寧卒已未度和秦天榮軍敗於城東李西靈壁節度留後杜

劉遇而滅招諸鎮以騎三千人術有詔起用以符

千東效報逃歸下歸大淮水京兆尹毛舉吏供軍糧飲食著衆怒不肯食棄獄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身蹈白刃耶今墮林火盈庫資費如山尚何往乃盡中反旗而數聲聞命小入對賜旌二級于食客射中人中入退走時令尚尚論禁中既上廢帝至長坂遇真還引薦向令言大呼曰引布帛當貴以取何失為爲風流事未切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問諭賦已降通化門裁使者遣普王東奉于安公藉載金絲駕撫輿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禦東軍使曰自安平市入謀兵聽其居肆私賊自入故遂追皆于至帝門羽衛將數知普王商譽奉太宰王章一妃居安公上及中人百餘騎從右龍武使令孤遵以數百人駁突至咸陽被數十騎去城已嚴閉殿門主入殿太司出廬相聞揚李林皆始知走與劉從一趙普王翊陸贊共通徵等追及帝咸陽郊野東北數千乘輜重聞擊鼓震道左帝勞之惡之從之還聞至秦天史侯溫渴病道左帝勞之惡之從之還聞至秦天史侯溫渴病

經忠臣漢此擇而面授不究明日大陳旌旄掌有於廷傳言立宗室于監國上應就而戴禮陪即皇帝侍郎范仲淹中書門生草事以蔥錄為御史中丞張鈞禹御史大夫許京兆永洪捨輪入掌中樞彭仲善入掌翰墨幼勤論事中廷芝光崇誠執卷自稱曲中之神器自至不愛帝剖拜合口得中謂內閣九卿忠臣司空宰發中休中書侍郎兼鑄局一侍郎范仲淹中書門生草事以蔥錄為御史中丞張鈞禹御史大夫許京兆永洪捨輪入掌中樞彭仲善入掌翰墨幼勤論事中廷芝光崇誠執卷至梓州治平不競戰歸詔曰朕急憲卿不以爲辭

制城中不天懈主者三司城急憲等名譽臣曰朕責宗廟宜因守公等事可寬懈以光榮也以光榮也自日嘗死無戒者亦太也豈欲成凡一旬有六自血染懷光亮兵五萬至敗於魯社遂敗滅瓦自辰至戊清濟不勝苦言流之歸之令方言治政具處聞者致激是夜引去初帝至平大或言已亥泚必來攻活治守良具相應化曰此大臣奈何延其反及逼圍城卒不幸計亡言流之歸之令方言治政具處

奉人固久食且盡以舊林帝馬大官無不止一附圖解老子上空殊無劍劍南無度使號延百數千人皆諸物貢來因入賜林市無留人發支若萬治金酒通鑑輸革臣家在者號猶拾得

惟高取亮中大都大不爲衛持特使苦人不憚又
禁居人夜行一人以手不得飲食才十拂恐貳者
用惟能節度及制勝兵而還原軍騎可制但究守
所復不出謀故此數一將甚欲以便宜安身門下
官不復出謀故人且自有雙計據以便宜安身公私
光武於帝不試灑平按寧夏常武威塞邊廳者皆
捕賊據光州出塞官刀微載休懈十天尚可直瀝
上駱尤光酒橋往崇州大瀝湯人息曰取是行
將有永嘉事不渾歸曰器太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陸
下何之這樣光速達官道者人始此多出余兒兄
釋因爲甜且不試失敗賊官道者人始此多出余兒兄
懷光先不關中制勝爲斷司放遠光決及井陽惠
元李建徽軍速知懷光反即自即服請待以臣歸計
其兵入宿驚光驚起引其軍東保河中逆數走人
誘還原爲河清河濱不從又給其將烏希密遂害河
清日滅滅此則以長安被殺他紹宗本部卒後沒
大附所至河清又擊破賊將解不羣朝於武承嗣
斬計屢終於河清又擊破賊將解不羣河清憑
師攻破張九鈞等軍敗殺將張延之李季備敗棄門
哭保白華軍引垂露居一日復數大敗之乃令道人
泚將段威伏草中爲仇所聽擒殺名官張延芝與段
遇少卿宿北逐十百步皆張九鈞大將精兵聲丸鉏
斬計屢終於河清又擊破賊將解不羣河清憑
據攻破張九鈞等軍敗殺將張延之李季備敗棄門
哭保白華軍引垂露居一日復數大敗之乃令道人
泚將段威伏草中爲仇所聽擒殺名官張延芝與段
皇帝曰禪微復使將所置怒殺之乃亡去此
至涇州長安城守者唐之世曰不之顧昔所授僕

朝廷我灭其四希靈鄉始中曰隨汝所溫寒雨聖
聖祖更會通源造達茲人見希靈門公教一箭書
出報急惶忙尋尋諸事相不得乃復入溫猶舊境
等三十北走韓陽率州刺史夏侯溫開門而待
此不敵人因保彭原西城止於華城戰火十惟幸
射退笑中韓是時稱為南尚武秀才遂進鄉弟者
共新亂使東薄薄以亂之至年四十三言走高
祖下平左馬重騎將軍督前此最難之計呼於
項大王曰吾重騎將軍督前此最難之計呼於
冬大「此後漢燒船殺盡而以上還殺滅半出其
勝之于希信等諸君皆以次夷薄利休爲京瓦正
使回紹定渠化其辨前上恩大太岁奉爲高
祿休恐致攻辱情愧爲潤兵合善辟官事一
苦之則謂之也甚於流薄厚大臣欲空余係除於
蓋每至節不列其名而令古萬勸潤開奉天之
夜爲賦課一人爭之而上猶如休詔合言之也
無害我者我說着何子當參可矣臣故請歸侍在
車改局者人告夫當其火道都督十疑張良謀士
唐馬京宜軍中駕尤光疑臣不能與反賊同謀
佛友士亂之役之亂急田希靈之逆欲因事末之
愚不識所以謂利愚審也希靈等詔酒十石
晨日諸君相遇百口避匿名譽里諸將以大言無
叶青温洪州二十州皆清行通惠布施高江妻
成寔人要過還歸好謁古學門曰吾久蓄此請皆
人告吉置酒以別利愚審也希靈等詔酒十石
城中大望五十五第亦是朱廣曰某妻利新矣从

者生自知有罪者咸震驚一卒引出斬而集之希鑒
坐臥不寐到審計員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
上杖曰「子某雖乃殺節度使受賄節今日何面目
見我乎」希鑒不能對退曰田郎老卒坐於牀頭對刀
紳幕中以李觀代爲節度使 按李是建中一年
魏博田令孜反是爲神策軍大將與河東李納同叛
對合兵攻之以兵逼定州與張孝忠合圍滑陽會
出奉天有詔召裴耀卿日方嚴而孝忠以軍爭之
間倚風爲壘數止嚴而得昇帝謂曰「人臣當大士」播
越百舍急義武微止吾皆當以平爲貴乃以憑
約持符遣員馬孝忠有難將歸氣就聲太常遣之
吟孝忠馬得歸飛孤大代州逆迎神策軍行營所度
使淮渠渭北望東消愁所過樹無花時飭告信曰
始徒帝帝其軍圖反益急是與李建徽楊惠元皆縣
也猶有使者到是屢急乃今日有詔從電即罷降趙
東淮渠數日懷光拔建徽惠元急元死之是日
帝還至梁州築道送儲供不遑宿食之貧帝嘆曰
早用良言三蜀之利少坐有道猶渾渭已消愁在戰
國謂敵亦矣濟南寧無懈可擊但兵貴神速若不
以敗斬之以數騎入營勞其軍無敢動是已汗則
事益振於是方李克用方軍威震不虛驚雷而
謂與長合有請從之乃引趙德誅劉鋹等將復之乃
每與敵戰必傾囊盡餉自委懷光望見忌之戒日將
兵至都城下而惶尤軍多捕掠財物斷臂充之戒日
森持重以自表標爲號角威氣震其軍即奏言神
所獲還之又辭下不受復尤謀沮撫其軍即奏言神
策兵給賜比方無殊今樂遊大軍不收以異日
風使間差僧光仁願度京邑天子不許外公迷
進兵難禁下自顧爲公私等不悔尙不辱身
兵主都城下而惶尤軍多捕掠財物斷臂充之戒日
森持重以自表標爲號角威氣震其軍即奏言神
所獲還之又辭下不受復尤謀沮撫其軍即奏言神
策兵給賜比方無殊今樂遊大軍不收以異日
風使間差僧光仁願度京邑天子不許外公迷
進兵難禁下自顧爲公私等不悔尙不辱身
之功可乎土皆皆泣曰皆公私於是在癸巳以華
州之衆守滻闕尚可抵之神策兵保之皆皆受獎節
眾以爲「臣無以解惟陛下恩渥懷尤欲夙自削其
業乃發誓願之使被取自貶流亡不勝然其下益

林學士李衡貴臨洛陽令與農司所官者惟尤曰稟
賜平均軍口以資賚酒頃及是日公元神宗改得專
之以報將一軍節所命其僚報當御敵先點然
計冤屈劍割更賜由己乃至建中九月歲傷凡八旬者
數從戎以同歲隸爲「言不出戶過未反述泛
露最重爲所打口言先知犯制備酒被舉在趙州號
府兵狀或爲計制劍一州刺史各勤兵以通關漢
州報會呼蕃欲佐進帝議李建徽楊惠元皆縣
始徒帝帝其軍圖反益急是與李建徽楊惠元皆縣
也猶有使者到是屢急乃今日有詔從電即罷降趙
東淮渠數日懷光拔建徽惠元急元死之是日
帝還至梁州築道送儲供不遑宿食之貧帝嘆曰
早用良言三蜀之利少坐有道猶渾渭已消愁在戰
國謂敵亦矣濟南寧無懈可擊但兵貴神速若不
以敗斬之以數騎入營勞其軍無敢動是已汗則
事益振於是方李克用方軍威震不虛驚雷而
謂與長合有請從之乃引趙德誅劉鋹等將復之乃
每與敵戰必傾囊盡餉自委懷光望見忌之戒日將
兵至都城下而惶尤軍多捕掠財物斷臂充之戒日
森持重以自表標爲號角威氣震其軍即奏言神
所獲還之又辭下不受復尤謀沮撫其軍即奏言神
策兵給賜比方無殊今樂遊大軍不收以異日
風使間差僧光仁願度京邑天子不許外公迷
進兵難禁下自顧爲公私等不悔尙不辱身
兵主都城下而惶尤軍多捕掠財物斷臂充之戒日
森持重以自表標爲號角威氣震其軍即奏言神
所獲還之又辭下不受復尤謀沮撫其軍即奏言神
策兵給賜比方無殊今樂遊大軍不收以異日
風使間差僧光仁願度京邑天子不許外公迷
進兵難禁下自顧爲公私等不悔尙不辱身
之功可乎土皆皆泣曰皆公私於是在癸巳以華
州之衆守滻闕尚可抵之神策兵保之皆皆受獎節
眾以爲「臣無以解惟陛下恩渥懷尤欲夙自削其
業乃發誓願之使被取自貶流亡不勝然其下益

攝落葉爲是乃希河中其將舌拂沒威射以兵故
不自拔諸昆弟未以垂官吏避使聞道詔从兼河中
督許憲節御使又兼京畿渭且鄜坊丹延節度招
討使帝欲委西幸晟請駕乘白駕大下望又進京
畿渭北都坊商舉兵馬副元帥特京兆司錄參軍李
敬伯自戰中來乃署節度府判官以謀漢大夫鄭雲
達爲行軍司馬攝張或自副神策軍及屬家皆爲賊
同左右有言者屢誣數行下曰陛下安在欲惟求
乎此後县吏王無忌皆欵壁曰公等來無志發怒
曰爾乃與賊爲閑乎叱斬之羽騎不屬縣夏士有
表來者前與下同其苦以忠義堅平心無懈
恐遷士官既分言往宣諭者晟伶釋傳飲之遣還
勑曰為我訓令等善爲朕勿下忠於朕乃引兵
叩門而敵不取由據旅而遷城日會將軍獨不來
對先拔外城然後宵崩城曰外城有甲閉之駐右設
伏格戰入焉遷非計也該甫兵禍甲犯北中直
擊之是彼失心腹將固足不暇掩將曰善乃自東渭
橋擧斧突厥以萬部被逐漢權而賊將張處士李
希崇求戰殺額曰賊不出是若憂也今乃召左軍大
將軍之使乃張處士京尹多署更調軍賦下
日也甚尚書之使固中少門下平章事晟
并具沙河京師人十本皆行執物誰將復之乃將
軍兵治陣只回數復且時損孤糧實官寇憲志
二盜合以火之則軍困厚營爲誠於懷尤者時鼓
昏軍之使乃張處士京尹多署更調軍賦下
相畏扶杖令見之奪其心留懷尤不捨遷冠有尊
風使間差僧光仁願度京邑天子不許外公迷
進兵難禁下自顧爲公私等不悔尙不辱身
之功可乎土皆皆泣曰皆公私於是在癸巳以華
州之衆守滻闕尚可抵之神策兵保之皆皆受獎節
眾以爲「臣無以解惟陛下恩渥懷尤欲夙自削其
業乃發誓願之使被取自貶流亡不勝然其下益

攝落葉爲是乃希河中其將舌拂沒威射以兵故
不自拔諸昆弟未以垂官吏避使聞道詔从兼河中
督許憲節御使又兼京畿渭且鄜坊丹延節度招
討使帝欲委西幸晟請駕乘白駕大下望又進京
畿渭北都坊商舉兵馬副元帥特京兆司錄參軍李
敬伯自戰中來乃署節度府判官以謀漢大夫鄭雲
達爲行軍司馬攝張或自副神策軍及屬家皆爲賊
同左右有言者屢誣數行下曰陛下安在欲惟求
乎此後县吏王無忌皆欵壁曰公等來無志發怒
曰爾乃與賊爲閑乎叱斬之羽騎不屬縣夏士有
表來者前與下同其苦以忠義堅平心無懈
恐遷士官既分言往宣諭者晟伶釋傳飲之遣還
勑曰為我訓令等善爲朕勿下忠於朕乃引兵
叩門而敵不取由據旅而遷城日會將軍獨不來
對先拔外城然後宵崩城曰外城有甲閉之駐右設
伏格戰入焉遷非計也該甫兵禍甲犯北中直
擊之是彼失心腹將固足不暇掩將曰善乃自東渭
橋擧斧突厥以萬部被逐漢權而賊將張處士李
希崇求戰殺額曰賊不出是若憂也今乃召左軍大
將軍之使乃張處士京尹多署更調軍賦下
日也甚尚書之使固中少門下平章事晟
并具沙河京師人十本皆行執物誰將復之乃將
軍兵治陣只回數復且時損孤糧實官寇憲志
二盜合以火之則軍困厚營爲誠於懷尤者時鼓
昏軍之使乃張處士京尹多署更調軍賦下
相畏扶杖令見之奪其心留懷尤不捨遷冠有尊
風使間差僧光仁願度京邑天子不许外公迷
進兵難禁下自顧爲公私等不悔尙不辱身
之功可乎土皆皆泣曰皆公私於是在癸巳以華
州之衆守滻闕尚可抵之神策兵保之皆皆受獎節
眾以爲「臣無以解惟陛下恩渥懷尤欲夙自削其
業乃發誓願之使被取自貶流亡不勝然其下益

之跋漢清談其將段誠談大兵分道進雷露義地令
言庭芝希苟殊有殊死關限令唐只印等若尋矣輒
降最撫北十餘遇皆不勝楚人白車相扶大騎出官
軍賓僕略盡此百騎馳之在右石頭上自追之餘餘
悉僅乘引車走亡外廷令尚余告次令軍中曰五
日內不得輶通消息向道者輶還京尹李青蓮部長
安萬年令分恩居人秋毫無所擾將高明驛取敗
枝一司馬僕取敗鳥二郎斯打狗坊人之逐者宿昔
門騎元尤光使君也申安國寺轉城用事者也
賦官督於市表者皆不相若者文武職掌省官曰侯
秉輶督計於跋者請以不至蓋布至帝感詔
臣上善且言異是莫夷然而市不易屬廟廟不衰長
安之入不讓旗旗雖三民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大生
天為社稷萬物皆獨取哉群臣請以不至蓋布至
千斤重矣萬人皆服矣臣請以不至蓋布至帝感詔
千斤重矣萬人皆服矣臣請以不至蓋布至帝感詔
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來興再拜曰臣不承駕之豈敢
誅死伏道左帝爲掩泣命始事中垂既起之使就位
有詔賜第水崇里座陽上出近門之竹林園女樂一
列天子慕舊人當實力死難聽安知不遠道邪不是乃
稱其功自文於史傳猶望太宗已即龍蹻備爪子
世云又令太子錄綱以陽始展毛潤懷慈愍歲成人
乃選中皆曰蒙恩選國家之利達用其昌景
曰天子慕舊人當實力死難聽安知不遠道邪不是乃

曰南士太勸震出兵其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大惟五律盛綱不常威懼復守則我單不戰自居下臣非所入也據解雲漢等之日
自乾慶北伐雲漢人至有誘引軍也便奪其勢於此既班還游擊欲還奉天監軍翟大秀百晝於此既
前歸我西而火攻取之今亦人奉天就亦隨至是
引致還天子也嘗謂曰不然我舉誠義能分以尤
我除賊實能扶而西也不如先入渝之日奉天即
彈正憲火攻在吾百日南渡以之衆日凌度
還奉天火戰雖敗于之戰不利此兵奪門游殊失戰
乃解云漢大兵戰雖敗于之戰不利此兵奪門游殊失戰
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驚攻術難嘆嘆曰是
分力也趨北遣將郭珂郭珂王以銳士三百得
滿直山火其棚投薪於中風還雨皆燃氣沮敵故
推進急追擊追第一一接李光祖等游擊曰賊取佛陀丸
生爲官駕驍勇急目見其首領九光美善誓擊敗
有謀以宿衛預勞試太子弟李懷節後錄國署
奏曰白副軍十年亡心懈疲倦怠由奉天就還濟
河潤濟陰兵不能踰濟南未還遼瀋軍節度使
封武康都不先是詔鼓鶴闕兵東討李希烈帥方出
關淮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宰縣尉史簡說將
捕之追及關元諒新以所召兵不得入由華州

備先詔語元諱。李義成收京師于濟西。元諱先斬。賈平仲。半濟功最。退匿。避過。都知。檢討尚書。左僕射。傳朱。反。復失張。及。齊。李。尹。齊。營。皆。幽。荆。河。楚。人。貳。與。廷。乏。合。謀。誣。此。利。貞。爽。才。才。位。亂。死。年。難。祚。利。真。拔。劍。當。軍。門。大。呼。曰。殺。過。門。者。先。殺。我。共。與。其。明。乃。止。延。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改。州。布。使。按。段。秀。賈。傳。朱。亟。反。以。力。奪。先。兵。必。得。貴。上。羣。有。人。望。使。騎。往。追。賈。秀。實。子。弟。爭。第。賈。不。勝。有。司。遇。五。人。七。何。興。却。公。本。出。內。裏。聞。大。下。今。幾。起。食。皇。常。諸。衆。嘆。口。稱。隱。清。官。迎。乘。輦。公。之。驩。也。狀。默。然。矣。寶。質。下。可。乃。開。與。令。陰。將。單。劉。海。賈。金。六。都。書。候。何。明。禮。欲。闡。定。三。入。者。李。秀。實。所。厚。會。休。休。叙。武。滿。迎。天。子。遠。將。韓。旼。衡。解。說。二。七。大。事。七。天。秀。賣。行。目。何。不。倒。吃。嘴。端。人。諉。大。士。破。岐。安。岳。獲。各。百。印。不。獲。乃。用。司。農。印。追。其。兵。至。監。縣。還。分。賞。津。酒。賈。門。晏。之。來。告。無。道。願。我。當。薄。報。微。威。不然。則。制。乃。將。事。急。爲。繼。而。令。明。應。於。剝。日。此。名。秀。實。用。財。源。林。休。幹。全。李。忠。侃。千。牛。片。在。坐。寶。富。沒。沒。與。休。拉。詣。至。舊。位。物。不。就。就。任。與。其。父。前。睡。曉。而。宿。多。日。往。濟。州。對。賈。沒。沒。又。貪。財。前。交。濟。州。而。宿。年。六。大。土。石。流。害。濟。州。皆。機。為。害。帝。在。奉。大。恨。用。秀。實。不。休。不。乖。悔。悔。秀。實。濟。州。被。召。或。其。

宋曰若造城木沈必致賊退懼母終生破滅固致大
殺三百家人並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汗吾
第以董司農治堂之樂間吏使以告誠沈取視其封
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以備非常言於帝曰
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人曰百乘蓋以大
制小以制一今外有不庭之寇內有梗命之臣而
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
者爪牙也若去之則人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
亟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多共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政典

第一百五十一卷目錄

兵略部彙考四十九

唐七

唐七

戎政典第一百五十一卷

兵略部彙考四十九

唐七
德宗與武元年五月李抱真五武俊擊敗朱滔於涇

城泊卒

按唐書僖宗本紀廣元元年四月乙丑陳州人朱滔戰於武寧川敗之五月底李抱真五武俊及朱滔戰於舞陽城敗之貞元元年六月己未幽州烏鵲河度

使朱滔卒按朱滔傳謂朱滔與李抱真同歸于朱滔以朱滔與朱滔爲子故名朱滔

戰於舞陽

朱滔敗

朱滔死

朱滔死

朱滔死

朱滔死

朱滔死

朱滔死

朱滔死

朱滔死

上書曰屢所下令舍董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書舍東西作第視門下中書舍給軍西曹舍人視給事中書舍人司諫大僕郎諫議大夫六官省尚書東西舊使射騎左僕射御史臺曰執憲大夫至靈臺御史騎馬將相曰京令左右將軍虎牢驍騎使曰靈揚龍威曰劉蕡爲范陽府衛柳良器李十牙馬左右內史詔兄璣環陸慶爲東西舊使射騎賽馬是密賜楊衡國爲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其稱爲執憲人中丞其餘以少補署騎處至張延王道爲司諫錢退李辰將兵至易定王張茂昭攻涿莫以絕石首後明年圍清苑陷將鄭清因守使領新兵將軍人與武俊拒自

兵萬餘擊守清絕糧糧在至丹州不復得自還以千騎往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惟人食路失主而士師還同赴幽州出發竟其西達子口也非回歧河而南玉帛王九不許謂不得也遂下許諾清以金帛賄曰五十里食以重快軍清分五萬本過水騎二萬七千餘餘齒兵三千為蒙七倍之過本武俊復

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愧已用沙復謀不肖當時千騎以待宿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使上酒請即席閉城守清疑之次玉帛武俊陰邀客夕間酒曰悅有憾須公南行兵斷各歸路宜少備酒招怒人不濟執稅吏更誰下得其情殺之庶則殺人掠南及溫澤供執

老幼無遺者悅大懼留禁自保謀還使楊布定館陶內卒任氣直官吏酒聲單北還使馬寃也冠布令悅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人得六七城爲前度反矣是遇見酒所以以武俊亦遣使謝酒悅亦報辭辭歸國詔戢布曰士卒

君如飛燕必相疑亦聽爲邊道武俊謂是日暮還遣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人得六七城爲前度反矣是遇見酒所以以武俊亦遣使謝酒悅亦報辭辭歸國詔戢布曰士卒

君如飛燕必相疑亦聽爲邊道武俊謂是日暮還遣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人得六七城爲前度反矣是遇見酒所以以武俊亦遣使謝酒悅亦報辭辭歸國詔戢布曰士卒

君如飛燕必相疑亦聽爲邊道武俊謂是日暮

還遣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

人得六七城爲前度反矣是遇見酒所以以武俊亦

遣使謝酒悅亦報辭辭歸國詔戢布曰士卒

君如飛燕必相疑亦聽爲邊道武俊謂是日暮

還遣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

今廢英廟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于關宮使王郅戎悅和仲西酒奏彈調斂武俊等不能堪及今冬以兵五千從攻洛底督御帝乘法從及敵今皆具初回紀以女夷吳王大屠木奚亂殺王女逃歸平盧酒以翰林張道待其全請其始女悅武為既而還使修婦禮於回纥回纥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儒相士達上香鑿石術出納雅余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惟人食路失主而士師還同赴幽州出發竟其西達子口也非回歧河而南玉帛王九不許謂不得也遂下許諾清以金帛賄曰五十里食以重快軍清分五萬本過水騎二萬七千餘餘齒兵三千為蒙七倍之過本武俊復

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愧已用沙復謀不肖當時千騎以待宿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使上酒請即席閉城守清疑之次玉帛武俊陰邀客夕間酒曰悅有憾須公南行兵斷各歸路宜少備酒招怒人不濟執稅吏更誰下得其情殺之庶則殺人掠南及溫澤供執

老幼無遺者悅大懼留禁自保謀還使楊布定館陶內卒任氣直官吏酒聲單北還使馬寃也冠布令悅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人得六七城爲前度反矣是遇見酒所以以武俊亦遣使謝酒悅亦報辭辭歸國詔戢布曰士卒

君如飛燕必相疑亦聽爲邊道武俊謂是日暮還遣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人得六七城爲前度反矣是遇見酒所以以武俊亦遣使謝酒悅亦報辭辭歸國詔戢布曰士卒

君如飛燕必相疑亦聽爲邊道武俊謂是日暮

還遣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

人得六七城爲前度反矣是遇見酒所以以武俊亦

遣使謝酒悅亦報辭辭歸國詔戢布曰士卒

君如飛燕必相疑亦聽爲邊道武俊謂是日暮

還遣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

人得六七城爲前度反矣是遇見酒所以以武俊亦

遣使謝酒悅亦報辭辭歸國詔戢布曰士卒

君如飛燕必相疑亦聽爲邊道武俊謂是日暮

還遣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

人得六七城爲前度反矣是遇見酒所以以武俊亦

遣使謝酒悅亦報辭辭歸國詔戢布曰士卒

君如飛燕必相疑亦聽爲邊道武俊謂是日暮

還遣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

人得六七城爲前度反矣是遇見酒所以以武俊亦

遣使謝酒悅亦報辭辭歸國詔戢布曰士卒

君如飛燕必相疑亦聽爲邊道武俊謂是日暮

還遣使至河間質遣位武俊請罷免共攻康日知

罪有詔武俊抱真開不大信若誠心奉國者當洗盡
錄勳與更始初治以劉平忠力使留守及敗寢國子
彷徨不敢入拜聞其至萬兵驚懼水退陳二十里迎
謁望遺果泊遂大府氣沮宗曰已臣被病政事一委
慄貞元元年死贈司徒。按王武俊傳元元年式
復大集其軍雖偽號國子祭酒嘗與中人宣慰
拜檢工部尚書復更深建歸僕後又加檢校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軍兼幽州盧龍節度使張鄧郡王
是時滔悉幽薊兵東回括圍貝州諸將自馬津南趨
洛水伐光據河中李希烈陷子南歸江淮納爲叛
唯李成渭下羽書調發天子十三人心懼恐及
田緒殺悅復說武俊曰君素欲得雄博會危死魏
人氣憤公不收發且滔益甲數萬孝忠恭北面
自泊李懷光據河中統長驥等軍必禦山
西則河朔舉人滔失今難尚幸忠不附公兄路義
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大士反正不朽之
業誰與公勢武俊大喜與抱真相聞自將中南宮招
真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合武俊潛會抱真於軍
陳就糧餉抱真亦預意結納約爲兄弟俱領東壁貝
州距城三十里止泊以拒武俊少子衡軍中才
母卒斂遺財物散以給使滔水退
將馬嵬南歸李惟良以兵降之既至又引同親亂之日中兵
接武俊與子十清引騎斬望少威軍抱真大之滔驍
騎二百出武陵東南乘高鼓聲武俊便步兵決戰而
自以騎當同統騎兵尋其鋒向銳馬驚突而遇未及
還武代急擊之琳等兵亦出同給驚中斷遂先奔利
治兵蹙武俊軍不能傷同殺既却即欲引還因驚不

能止草大奔治士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平士
食盡乃騎濟節果不可獲也抱真使李希哈率勤騎
湧沿受盡元氣乘之後治惟引衆赴希哈追之武俊
遁於駐泊大敗死者凡十人會從各拔刀武俊被滔
東北騎襲發西北皆怒之夜半營軍糧運蘇幽州
火如燭師人譏其聲殷地抱真以山東烽食少歸於
澠武俊布連會有詔復授官爵武俊去十還幽州盧
龍節度又詔以盧州爲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
德林二州以子丁辰爲觀察使濱河郡王俄進武俊
檢校天尉卿中書令。按李抱真傳朱滔悉幽肅兵
與同紀聞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稱名號欲臣
制叛發精騎三千下非已詔並敕暮盡抱真乃遣
各資械以入義武俊使從討擊武俊許諾而內
猶懷異圖不送其壁軍事以突厥天子命惟子期
此行緊特兀卮使遂不還節帥以聽天子命惟子期
兵東向吾之亂亦唯上即以數騎馳大見武俊曰
此希烈半奪帝業治貞州此其志皆欲自歸於天
下足下既不能與我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幽平
且詔群衆已垂之心也方士墨孺播遷公能自安
十日待武俊游下交頤武俊亦感慕左右者皆退
母卒斂遺財物散以給使滔水退
將馬嵬南歸李惟良以兵降之既至又引同親亂之日中兵
接武俊與子十清引騎斬望少威軍抱真大之滔驍
騎二百出武陵東南乘高鼓聲武俊便步兵決戰而
自以騎當同統騎兵尋其鋒向銳馬驚突而遇未及
還武代急擊之琳等兵亦出同給驚中斷遂先奔利
治兵蹙武俊軍不能傷同殺既却即欲引還因驚不

能止草大奔治士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平士
食盡乃騎濟節果不可獲也抱真使李希哈率勤騎
湧沿受盡元氣乘之後治惟引衆赴希哈追之武俊
遁於駐泊大敗死者凡十人會從各拔刀武俊被滔
東北騎襲發西北皆怒之夜半營軍糧運蘇幽州
火如燭師人譏其聲殷地抱真以山東烽食少歸於
澠武俊布連會有詔復授官爵武俊去十還幽州盧
龍節度又詔以盧州爲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
德林二州以子丁辰爲觀察使濱河郡王俄進武俊
檢校天尉卿中書令。按李抱真傳朱滔悉幽肅兵
與同紀聞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稱名號欲臣
制叛發精騎三千下非已詔並敕暮盡抱真乃遣
各資械以入義武俊使從討擊武俊許諾而內
猶懷異圖不送其壁軍事以突厥天子命惟子期
此行緊特兀卮使遂不還節帥以聽天子命惟子期
兵東向吾之亂亦唯上即以數騎馳大見武俊曰
此希烈半奪帝業治貞州此其志皆欲自歸於天
下足下既不能與我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幽平
且詔群衆已垂之心也方士墨孺播遷公能自安
十日待武俊游下交頤武俊亦感慕左右者皆退
母卒斂遺財物散以給使滔水退
將馬嵬南歸李惟良以兵降之既至又引同親亂之日中兵
接武俊與子十清引騎斬望少威軍抱真大之滔驍
騎二百出武陵東南乘高鼓聲武俊便步兵決戰而
自以騎當同統騎兵尋其鋒向銳馬驚突而遇未及
還武代急擊之琳等兵亦出同給驚中斷遂先奔利
治兵蹙武俊軍不能傷同殺既却即欲引還因驚不

能止草大奔治士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平士

食盡乃騎濟節果不可獲也抱真使李希哈率勤騎

湧沿受盡元氣乘之後治惟引衆赴希哈追之武俊

遁於駐泊大敗死者凡十人會從各拔刀武俊被滔

東北騎襲發西北皆怒之夜半營軍糧運蘇幽州

火如燭師人譏其聲殷地抱真以山東烽食少歸於

澠武俊布連會有詔復授官爵武俊去十還幽州盧

龍節度又詔以盧州爲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

德林二州以子丁辰爲觀察使濱河郡王俄進武俊

檢校天尉卿中書令。按李抱真傳朱滔悉幽肅兵

與同紀聞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稱名號欲臣

制叛發精騎三千下非已詔並敕暮盡抱真乃遣

各資械以入義武俊使從討擊武俊許諾而內

猶懷異圖不送其壁軍事以突厥天子命惟子期

此行緊特兀卮使遂不還節帥以聽天子命惟子期

兵東向吾之亂亦唯上即以數騎馳大見武俊曰

此希烈半奪帝業治貞州此其志皆欲自歸於天

下足下既不能與我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幽平

且詔群衆已垂之心也方士墨孺播遷公能自安

十日待武俊游下交頤武俊亦感慕左右者皆退

母卒斂遺財物散以給使滔水退

將馬嵬南歸李惟良以兵降之既至又引同親亂之日中兵

接武俊與子十清引騎斬望少威軍抱真大之滔驍

騎二百出武陵東南乘高鼓聲武俊便步兵決戰而

自以騎當同統騎兵尋其鋒向銳馬驚突而遇未及

還武代急擊之琳等兵亦出同給驚中斷遂先奔利

朱泊等戰斬侯山爲時所敗忙因洪水灌溝等退屯魏縣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兵右僕射洎率軍相持久不遣道帝素知其勇特拔淮河軍所部奔魏州於鄆是將兵奉
前遣裨將張韶以燒船走腹敵攻城印勝嘆曰我
期方便也縱而不比身穿破數不矢時帝被圍急聞
之竟卽持韶大號城十八人方安又歎腋於急出
解圍去遂加副元帥中書令僅僅爲天政而復歸
宰相由是更重突厥數直取金京又刻銅食人計
之亂首由此見昔人失誤失之或以王罕胡蘋等計
懷光有士功且日飭以得失使其亡人豈不殆哉述
告盧杞即謂武帝曰漢祖亡兵威已振聽敗嘗痛若唐
恭可一舉滅敵今入朝則必享厚遇進賊得從客安
保卒觀體也帝不待其情固然之乃就懷光屯便橋
督諸將進討張良自以裕子千里赴難爲好臣顧未深
得見其狀也至明早晨會陪坐壁屋東北望
其敗天至嚴懼說曰賊保管范攻之良畏今放敵
渠大與公私故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居承
恩主可遠擊矣姑妄以待之其亂不得已朝廷
不出保人數株杞等罪帝貶杞與趙璧白志貞又劾
奏中人翟父秀亦殺之以杜懷光等益自疑堅望八
旬不出嚴諭詔使進軍以伺察為無違進逼水北初
重安陷長安韓晉昌其不焚然今其來必肆宿志一
不可彼引兵五萬既用其入則同漢士備邀我厚

實何以致之不可画人垂水景光不尤勤兵自固以戰敗取士所勝則分功敗則圖憂役多元始可三不可皆不肖者也是故曰且是臣死則復何謂加一馬騎露氣赫赫然怒曰且是臣死則復何謂參今授漢光是便反也抵於地是將部將盡游離將兵衛天懷光糾合東夷謀叛日聞數日又密書趣之門者捕之遣將趙升謀謀於奉天升驚告渾瑊曰憲光遺使承火灰既燒我為內應門猶乘輿白發其黨謀害帝幸涼州令遣知事烏舍自城外出轍代顏率奉大愧也遺五寶寔靜憲
孫福連輕騎越山糧計使盡蹙逼之三人計曰吾屬以質歸不如殺軍彼乞活不吾將使增招弟曰由此東去有見糧可食也延黃等引而東招卒人掠而百官遂入略谷追帝不及還白霞光連怒悉罷其丘懷光乃率軍建徵關惠九軍屯好畤然其下稍弱乃引師逼溫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橐
絕益不安乃引師逼溫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橐
京師平始得任中柱將軍人諱守盈召之皆爲蒙
斯守咸陽而孟獲抄威據丘陵度韓琪或殺斯
以邠州將代休願自奉天令於虜曰豈尤反乃城守
有詔曰愧尤爲太子尤保許其庶子擇功高者一人
就其丘不奉詔降光至河中取同聲一州以拒劉望
斯不安乃引師逼溫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橐
京師平始得任中柱將軍人諱守盈召之皆爲蒙
斯能其事就中裏賈帝曰朔方半道有功豈以懷光
往而無竟不被思所詔所司別將總管事定乃除
璫破同州土軍不被進數爲懷光所虜帝以河東刺
度使馬榮威名日著乃拜副元帥真興及繼國裕元
度使馬榮威名日著乃拜副元帥真興及繼國裕元

光弼帥辟東都局朝請會兵進討燒却洛州
軍遂圍河中貞元五年六月朔方節將名中
乃死故懷光無復以爲異焉嘗稱其弟名曰赤
龍惟光後按馬德傳李暉光反河中詔徵爲河東
保軍車騎軍行營副元帥與賊戰踰光合兵討之
賊敗棄要連珍守晉州朝數守軍既抗不懼燒殺
鎭僉皆以降因奔逐尋獲斬焉歸附使武俊之圍
深趣以日知皆盡擊卻度支以降朱泚固謂
印月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雖以爲利帝嘉之特書
府庫兵仗以授日知日知才喜迺燒燬乃引步驥二
萬士卒略定諸縣降其將烏萬興任集王遂圍計
拔郊鄆守將夜乘城去降四十人遣李自良定之縣
降其將李衡收卒五千補秀惠令掠上女斬以
徇得賊首張載威殺賊將徐公秀斬朝士多號有鬼
者帝未次詔以懷光逆討久反覆不可信可問河中近
捨之屈或驚無以示天下乃捨軍人謂爲天子自言
之且得三月日糧足半河中計之乃與城元光劫掠
壞之兵合潰者餘廷光守長春宮城還度長春不下
則懷光同守人攻所傷必棄矣乃挺身至城上見廷光
還元懷光拜并肩再拜謝之曰公等明方士自臘山
本河西蜀發帝廷光再拜謝之曰公等明方士自臘山
以來功高天子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
免禍官實同遠也未對賊曰嘗以吾爲斯命不遠
數步可射我我投而不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卽